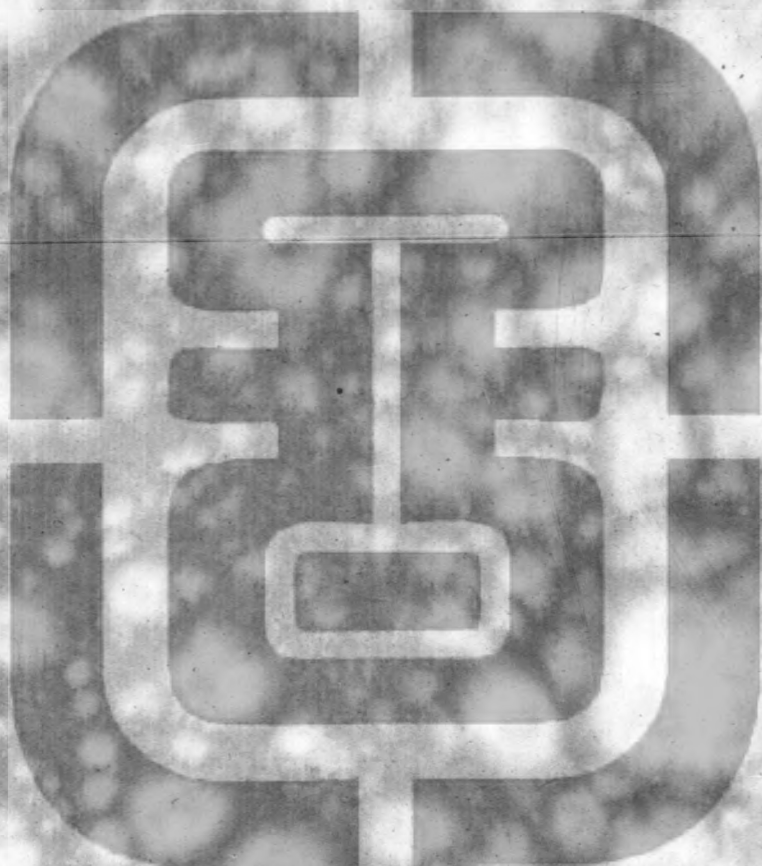


43428



隋書

卷之三



列傳第八

隋書四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河間王弘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孤少

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

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出家為郭氏元孫死齊

為周所并弘始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為買田宅弘性

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為

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

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上



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為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時突厥屢為邊患以行軍元帥率眾數萬出靈州道與虜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一千段出拜寧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安弘表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字慶嗣

世十四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結息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更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遣慶書曰自昏狂嗣位多歷歲年剝削生民塗炭天下璿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立酒池之荒非為嬉亂公者共舉義旗剪兇虐八方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泊江淮九厥遺人承風慕義唯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子紂之元兄族實為重項伯藉之季父戚乃非踈然猶去朝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識

世十四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



寶鼎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  
 郭氏乃非楊族止為宿與隋朝先有勳舊遂得預定盤石  
 名在段季婁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  
 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雖忿同  
 胞有逾沉闕惟勇及諒咸聲向師况乃族類為非何能自  
 保為三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安若大山高枕而  
 卧長 曹貴足為美談乃至于孫必有餘慶公主世充屢  
 被摧辱 目救無聊偷存晏漏詎能支久段達幸津東都自  
 固柯 世充朝亡達便夕滅又江都荒涸流宕志歸  
 內外 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菽

不充事切析散義均者登舉烽火於麗山諸侯莫至浮膠  
 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絕援千里餓糧之計僅  
 有月餘弊卒之多纒為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拒抗求枯魚  
 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豪傑  
 王之腹心思殺長吏將為內啟正恐禍生亡首豐發蕭牆  
 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寒心可為酸鼻者也  
 幸能三思自求多福平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  
 密改姓為郭氏密為王世充所破復歸東都更為楊氏越  
 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將篡慶首為勸  
 進世充既僭偽號降爵郭國公慶復為郭氏世充以兄女







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尋有為門之圍及賊退帝怒  
之曰子崇悖慢安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瓜牙之寄  
出為離石郡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  
六兒復擁眾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下  
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  
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為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  
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稱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哺  
聚子崇患之會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五原將還  
京師輜重平濟遇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阻  
絕子崇退歸離石所將左右既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城

遂各叛去子崇乘心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  
下城中豪傑復應之城陷子崇為讎家所殺

觀德王雄

觀德王雄初名孟心高祖族子也父納仕周歷八州刺史儻  
城縣公賜姓吐口口引氏雄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  
可觀周武帝時為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衛王直  
作亂以其徒龔肅章明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  
縣公邑千戶累遷右司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邦國公邑  
五千戶高祖為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為別駕  
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



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三千騎送至陵所進  
 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衛大  
 將軍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戶以邢公別封一  
 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祖明黨者上詰雄於  
 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  
 尊欽明睿哲萬機親覽願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  
 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  
 高頴虞慶則蘇威稱為四貴雄實容下士朝野傾矚高祖  
 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為司空  
 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

左衛大將軍宗正卿庶平王風度寬弘位望隆顯爰司禁  
 旅縣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念  
 舊庸勲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竭廼誠副茲名  
 實是用命爾為司生往欽哉光應寵命得不慎歟外示優崇  
 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  
 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職乃進地圖上指  
 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號足為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  
 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事  
 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摠管  
 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



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蒙先  
皇不次之賞何陛下非分之恩久紊台榭常慮盈滿豈可  
仍叨匪服重竊鴻名臣實面墻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  
身責昔劉賈封王豈備三階之任曹洪上將寧超五等之  
爵况臣忝章武嗣於帝子京尹亞於皇枝錫土作藩鈕金開  
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非分是以露款執愚祈恩固  
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鑿丹誠頓觸宸嚴伏增流汗優  
詔不許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  
鎮遘疾而薨時年七十一帝為之廢朝鴻臚護喪事有司  
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謚曰德

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  
平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絳性和厚  
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為司隸大夫  
遼東之役帝令絳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  
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絳絳避人偶語久之既  
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絳兄吏部  
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絳憂懼發病  
而卒絳弟續仕至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下大  
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為子時吐



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楷為元帥達為司馬軍還兼史部  
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內史侍郎出為鄴鄭趙三州刺史俱  
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  
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達  
為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  
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兄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豫焉煬帝  
嗣位轉納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  
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元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  
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贈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遷國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  
以河間觀德威啟山河屬乃葭草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  
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葉慈  
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位歿且台來慶流後嗣  
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列傳卷第九

隋書四十四

特進臣魏

徵

上

滕穆王瓚嗣王綸

滕穆王瓚字恆生一名慧高祖母弟周世以太祖軍功  
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上遷御伯  
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為納言授儀同瓚并公子文尚公主  
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  
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  
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遠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  
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



祖入禁中將撓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太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群情未一恐為家禍陰有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後拜雍州牧上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姬宇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暴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鴆以斃于綸嗣

綸字姪籍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諱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甚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嘗為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為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久乃因曰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惠因誦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為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命黃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災以為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



隋史九 四十四  
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昧直  
觀覲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為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  
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為民徙始安諸  
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  
為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亂為賊林士弘所  
逼携妻子竄于儋耳後歸大唐為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  
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  
弟温字明籀初徙零陵温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  
自寄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誥字弘籀前  
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薨  
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籀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嵩嵩在周  
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皇卒高祖踐位追封道王謚  
曰宣以靜襲焉遂無子國除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  
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為獻皇后之  
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寵愛之十七為內史上士  
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摠管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



位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  
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摠管歲餘進位上柱國轉涼州  
摠管爽羨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其年以爽為行軍元帥  
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為  
元帥河間王弘巨盧勣竇榮定高熲吳慶則等分道而進  
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元節等四將出朔州逼沙鉢略可汗  
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資糧萬沙鉢略  
可汗中重墜而遁高祖大悅賜爽食食之安縣千石六年  
復為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而還明年徵為  
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

爽鬼也 爽在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  
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大尉冀州刺史  
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 集薨時諸侯王恩禮

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為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  
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集前希旨緞成其獄奏集惡逆  
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辜楊素集曰集家穰左道厭靈  
君親公然呪詛無狀此惡情滅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  
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集素論坐與相連帝不  
忍加誅乃下詔曰論集以前事之重廢之好爵



匪由德進正應與國升降休戚是同乃首藏妖禍誕縱邪  
僻在三之義夢敵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  
此覽以潛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  
親親致之極辟情所未忍於是除名為遠徙邊郡遇天下  
大亂不知所終

###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也數周明帝時以大祖軍功賜  
爵陳留郡公尋封南齊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  
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異定瀛相懷衛趙  
貝八州刺史高祖愛禪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為焉文

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知日才為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為  
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清資送甚盛頃之以脩謹  
聞高祖嘗之在州不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  
無私謁有待讀入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  
並有交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纒三酌家有女妓唯  
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  
王與高祖不睦其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  
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  
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  
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



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  
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任闔  
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  
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逾懼大業七年授  
弘農太守姿政察性清淨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  
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  
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  
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望辱之玄感怒其留  
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  
述亦遣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踈薄

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  
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  
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  
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  
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  
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  
篤睦閨房之際又不相次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  
滕穆慕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  
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



稱爲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無此隸爲伍外內無虞顛危  
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列傳卷第九

隋書四十四

列傳卷第十

隋書四十五

文四子

特進臣魏

徵

上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  
次素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暉地代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博  
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  
郡公出爲雒州摠管東京小冢宰摠統舊齊之地後徵還  
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  
祖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



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閭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茲等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謂群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旁無姬

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薛  
詳為二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闡明寺為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所因而誡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曾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



朝高祖曰故節稱賀正可二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  
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  
制於是下詔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  
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  
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制宜悉停斷自  
此恩寵始衰則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  
宿衛高祖頗委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  
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  
強武此極弊法甚乖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  
東宮上下圍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

舊風蓋疑高祖勇尚男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內寵  
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  
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益弱昭訓專擅  
內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  
飾姬妾但備負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  
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故接朝臣禮  
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進  
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于心一辭階  
闕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  
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者之別有切常離又汝



然泣下相對歎歎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感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諸生於投梓鳩毒遇於杯勺是用動憂積念懼復危亡皇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其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夫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髮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母恩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然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

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袁公宇文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懼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素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亦曰公言是也我見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嘗若覘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兵臨阿雲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



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  
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燕人村屋宇卑陋太子  
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與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  
宮使楊素觀勇素去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  
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然望恐有他變  
願深防察高祖聞素譖毀甚疑之皇后又遣人覘東宮纖  
介事皆聞奏因加謀孽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疎忌  
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  
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  
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宮華臣姬威遺以  
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又揚言太子將出遊訪過失日間段  
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比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  
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  
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  
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  
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謬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  
竊聞太子之行弘為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  
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今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  
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卧昨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  
有警急遷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唐



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令揚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  
素顯言之曰臣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  
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易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  
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  
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  
弟已上事不得自由因長歎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  
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  
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首從南兗州來語衛王云阿  
嬈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  
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六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

亡我深疑使馬嗣明乘殺我曹夏之便憲曰會殺元孝矩  
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証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  
懷彼此連遺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  
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名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  
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麟詣倭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  
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為其此事勇嘗引曹妙  
達共定興女同謙妙達在外說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  
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  
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  
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昊諫曰廢



立大事夫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曷辭直爭強聲色俱厲上不答是時姬威又抗表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至于散關揔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求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鬣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嘗責孽子平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忘在十年此期促矣高祖愕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婦女各看東宮妻我云勿令廢立主至皇太子觀東宮憎婦亦廢立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來訪朕近覽齊書負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言左衛元晏身備宿衛常內事於勇情有附託在仁壽



宮裝弘將勇書於朝堂與宴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  
在仁壽宮有織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各罪此  
徒即遣武士執曼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  
參起居邊塗中見一枯槐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  
曰此樹作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侍士皆佩火  
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  
藥藏局貯艾數斛亦得之太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  
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曼等主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急  
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提城門自然餓死素以  
威言請勇勇不服曰編聞人家馬數萬匹勇亦備位太子

有馬千匹乃是反平素又發洩東宮服翫似加瑣飾者悉  
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為太子之非高祖遣將諸物示  
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太  
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  
群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  
耶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  
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  
子之位實為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儲副或有不  
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  
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



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  
建春宮尊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昵  
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釁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  
姓朕恭夫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  
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以爲王公主者並可廢爲庶人  
顧惟兆庶事不獲已輿言及此良深愧歎令薛道衡謂勇  
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  
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鑿誠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  
泣下流襟旣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惘然又下詔曰自古  
以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媚凶害愚扇惑致使禍及宗社毒

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  
郡公元曼任掌兵衛委必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  
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  
則策名備貳位長合察詘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  
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  
備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  
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詭譎外作威勢凌侮上下褻濁呂闡  
典膳監元淹諂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訛謗潛行離阻進  
引妖巫營事獻壽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  
臣實性浮躁用懷輕險進言毒謀要射榮利經營開構開



隋傳十 四十五  
這禍端前主壘下土何疎假託多象妄說妖怪志圖禍亂  
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疎規摹增長鑿會糜費百姓  
凡此七人為善乃其並亂斬妻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  
軍間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章仇太翼等  
四人所為之事皆是悖惡論其狀亦罪合極刑但朕情存  
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  
由宅悉可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文豫追責輒配東宮  
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  
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  
園地並亂盡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  
王雄谷詔曰至尊為百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為大  
慶天下幸甚乃移勇於內史省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  
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二千段元冑楊約並千段楊  
難敵五百段皆鞠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  
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譖且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背  
尋帝具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已自新請  
封一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微肅入朝  
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  
而皇太子過之不得聞奏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於上莫  
得引見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為癩鬼所著不可復收上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以爲然卒不得見素認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  
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燕亂宮闈事聞於  
祖高祖抵牾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  
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僞爲高祖勅書賜  
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  
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巖襄城王恪  
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暉後宮生  
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  
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  
出時人以其爲敏對六歲封長寧郡公勇敗亦坐廢黜上表  
乞宥肅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  
於螻手不冝復留意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鴆之  
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勅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爲秦王二  
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雒州刺史時年十二  
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  
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上不許六年遷  
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以爲山南道行軍元帥督  
三十摠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爲上流鄧度陳將周羅暎



荀法上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揔管崔弘度請擊之俊  
慮殺傷不許羅喉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  
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慙耳上聞而  
善之授揚州揔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州  
揔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高祖聞而大悅下書  
獎勵焉其後俊漸奢以違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  
遣使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  
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  
爲妃作七寶臺雜文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  
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

絃歌於其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  
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  
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  
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  
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  
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  
公之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  
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我戮力  
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爲吾子  
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慙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



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  
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  
勅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  
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  
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  
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  
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  
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  
二子母皆罪廢不合承嗣於是以前秦國官為喪主俊長女  
永豐公主年十二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

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  
年俊甚禮之及俊有疾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  
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  
將軍典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  
人弔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秦王以奉  
孝主嗣封湛為濟北侯後以浩為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  
之際左翼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脩營於浩  
浩復詣述營兵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  
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  
魏縣自僭偽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為滎陽



太守坐活免亦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為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姿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既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瓛之討西爨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

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友為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王諱為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主廢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



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  
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  
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  
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  
陳甲兵之盛云指期間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曰天下  
寧有是耶於是廢為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  
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  
知所為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  
榮貴雖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茲刑網負深山岳  
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

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  
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  
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息未盡之間  
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宥念之肯有所瓜子即其愛子也  
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之十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  
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瞬眈二宮行違災豐容  
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規候望我不起便有異  
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  
妾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官自言日月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  
妾道清城出聖欲以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



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官蓋時未乃之名以當八千之  
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必善治蜀地徵祥以符已  
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  
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者若鳩集左道符書獸鎮  
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畫其姓名縛于釘心枷  
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  
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然以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  
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光楊堅夫妻細心歡喜又  
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聖母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  
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

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  
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為無孔  
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  
剽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  
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  
人倫法旨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  
乎後復聽與其子同慶帝即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之  
殺逆也欲立秀為帝群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無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為漢王十二年為雍  
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



出為并州揔管上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  
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  
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元帥率眾至遼水遇疾疫不利  
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  
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馭以太子讒廢居常快  
快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強大原即為重鎮宜修  
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於并州招  
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頊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  
少倜儻有奇略為詔次口議然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  
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為諒所親善及蜀主以罪廢諒

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之不赴遂發兵反揔管司馬卓  
譏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頊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  
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  
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  
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及將誅之聞喜人揔管府兵曹裴文  
安說諒曰并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  
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  
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頊於  
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  
疑群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二十八部錄

斜奉

米春

二十三部錄

諷工

言無

金斗

二十六部錄

孫實

登斗

信金司

縣匪

隋傳

四十五

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大谷以趣河陽  
 大將軍慕容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  
 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統單貴王暉大  
 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  
 忽改圖令統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  
 械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  
 事去矣諒不對以王暉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粹  
 為絳州梁善薩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楊  
 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暉統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  
 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  
 懼拒素於高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暉諫曰楊素懸軍  
 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  
 人以怯阻戰上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  
 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勸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  
 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寮奏諒罪  
 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  
 除名為民絕其屬籍意以幽死子顯因而禁錮宇文化及  
 弑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  
 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夾險撫軍監國凡

隋傳

四十五

一

本由

貴

亦

也

也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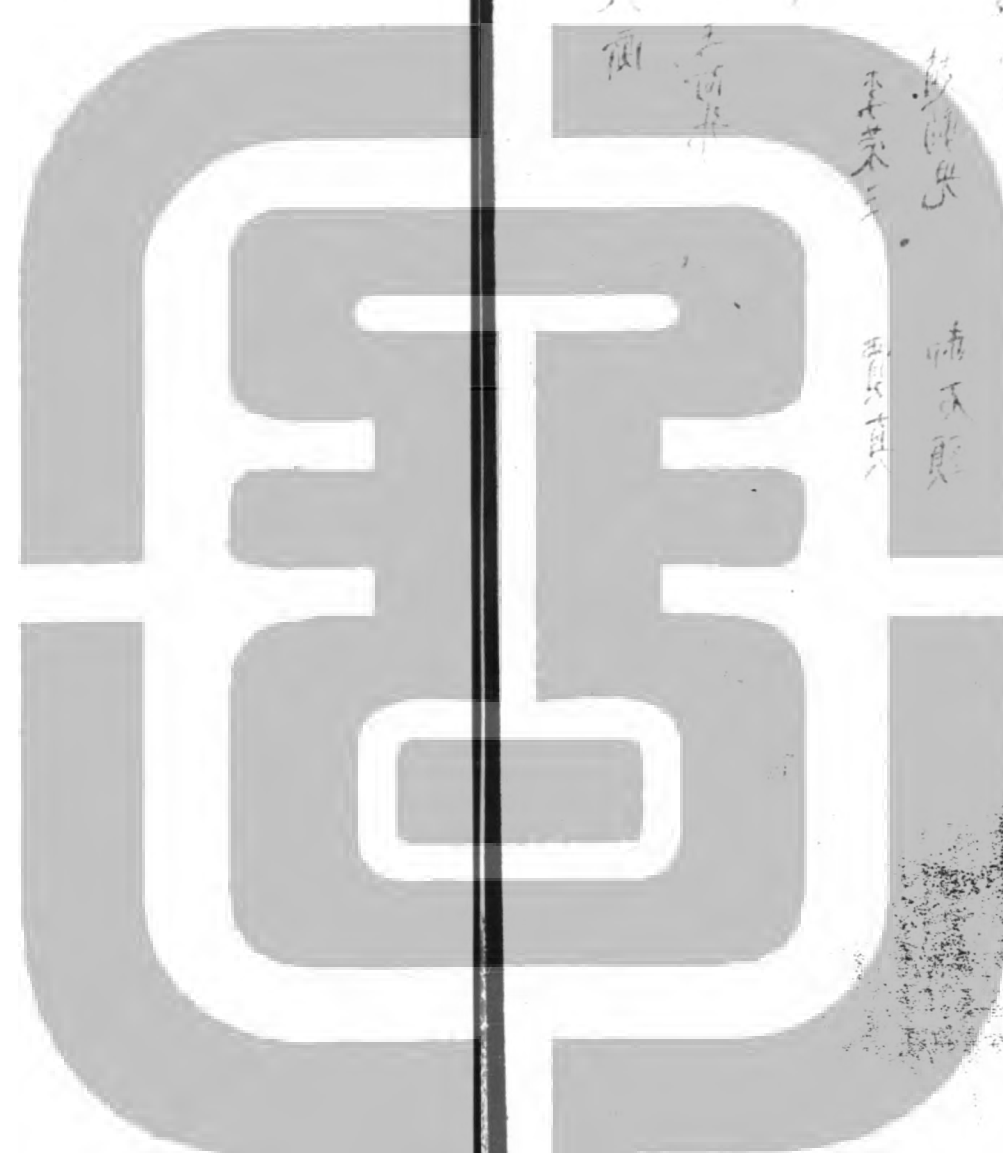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自是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large watermark.



